

## 薇薇安的日記 — 十一月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WHAT'S BAD FOR THE PLANET IS BAD FOR THE ECONOMY”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Chelsea. ♡*

對地球好的，對經濟也好；對地球不好的，對經濟也不好。

對地球好的，對切爾西也是好的。

致切爾西·曼寧，一位自由鬥士

當你手書的便簽從萊汶沃思堡寄到的時候，我感到十分地開心，這證明了我們是能和你通訊的。你是個政治犯，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家都瞭解捍衛你的自由是多麼地重要，因為這麼做能削減那些壓迫者的力量。還有，一切都是互相關聯的——

我們必須拯救這個世界！眼前的問題雖然急迫，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卻很簡單。我們已經指認出問題的元兇就是資本主義，這個經濟體系只由很小的一撮人所掌控。要從資本主義轉移到綠色經濟很簡單，比如，如果各個國家能攜手合作，三年之內歐洲的主要能源就可以轉換成再生能源。然而綠色經濟所指的不只是綠色能源，現行的資本主義是種戰爭經濟，切換到綠色經濟主要的目的是要終結對地球的破壞。

你親愛的 薇薇安

**11月2日，星期日：**從安德瑞亞14歲就讀位於格拉茨的藝術學校開始，他和亞歷克斯就一直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亞歷克斯和我們一起工作，負責圍巾和領帶的設計

（他把我和安德瑞亞所創作的藝術作品及圖樣等巧妙地加以處理，為它們找到可以派上用場的地方）。他也幫忙做邀請函的頁面設計。

亞歷克斯熱愛自己所做的工作，而我們也對他寄與完全的信任。他擅長處理色彩及質感 —

亞歷克斯對地毯和壁紙有很深的認識，過去還曾經為博物館修復古董地毯。如果我們接到慈善機構邀請參與的項目，一般會交給亞歷克斯去做。舉例來講，他為波比熊的拍賣設計了服裝造型。



*以氣候革命活動家形象現身的波比熊：拍賣所得的善款被用以支持那些因遭受性侵害而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及愛滋病的兒童*

亞歷克斯還為我們安排設計了一款地毯參加拍賣，以支持聯合國「反對人口販運」

的活動。我決定參加這次的活動，同時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碰面。

[\[請參考我9月-10月的日記\]](#)

亞歷克斯來接我，然後我們一起飛到維也納。



活動在傍晚舉行，地點是在阿里·拉希米的地毯商場。阿里和他的夫人參與許多慈善活動，他也是生命舞會的贊助者之一，我們就是在參加生命舞會時認識的。我最近的演講都是以「終結資本主義」開場，在今天的演口內容中，我把這個議題和人口販運的議題聯結在一起討論。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戰爭經濟，這樣的經濟體系只知道剝削人民，人民代表的只是廉價勞力，是炮灰；我們每個人都有潛能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出身而為人的精彩之處，然而身為資本主義這個機械系統中可有可無的小零件，這樣的發展機會，已經被壓抑、被粉碎了。

因為潘基文已經讀了我所寫的「[終結資本主義](#)」傳單，我想沒有必要再到接待室和他進行特別會談。他喜歡我今晚的演口，而我告訴他，聯合國的分析及警告總顯得不急切。他口：「噢！相信我，這問題真的很急迫！我們已經盡我們所能地強調這個事實了。」

我把握每個機會請他一定要提到2個詞：急迫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相對於氣候變遷及金融危機是互為因果的。



**11月3日，星期一：**繼續待在維也納。今天美術館不對外開放，但是因為有工作人員今天還上班，我們被允許參觀委拉斯開茲畫展。（由於我們維也納分店開幕的因緣，我們和于爾根以及凱特合作，在這裡進行了一些照片的拍攝，還辦了場特別的時裝秀。安德瑞亞本身是奧地利人，因此之故他們也以我們為榮。除此之外，我們還曾為維也納著名的新年音樂會設計服裝，這可能也是我們獲此禮遇的原因之一吧。）這美術館是世界上偉大的美術館之一，我從勃魯蓋爾家族的畫作開始欣賞 —

你必得這麼做。他們的畫作實在是壯觀、完美，而且栩栩如生。接著觀賞委拉斯開茲的作品，除了那些與他同工作室或同期畫家的畫作之外，每一幅我都看過。倫敦的國家美術館外借了一些作品給他們。當我在眾多的畫作中發現「鏡前的維納斯」

，我感覺猶如置身天堂。當我觀看他的作品時，我總是產生相同的感覺（只有在看委拉斯開茲的作品時才會這樣）：我覺得畫中人物是活的，當你再看一眼時，他們便不在畫裡了。我的奧籍友人埃爾科那天再她位於下面樓層的工作室工作，她來看我，我和她聊了一下。埃爾科是頂級的圖畫修復師，處理世界級的大師名作。她完全瞭解我所要表達的意思，並且向我解開能產生這種效果的一些方法。其中一個技巧是讓畫中的某些部分失焦。

如果火災警鈴響了，我會搶救哪一幅畫呢？我會帶走屬於維也納美術

館，「3□的瑪格麗特·泰瑞莎公主肖像畫」  
。她站在那兒，就像是委拉斯開茲把她暫放在畫中，如金子一般地美好，耐心地等著離去。



**11月4日，星期二：**朱利安·霍爾是和我們一樣住在克萊珀姆地區的鄰居，今天他和一個紀錄片拍攝團隊來拜訪我，討論的主題是地方政府為了出售社會住宅用地能帶來的利潤，想方設法要把居住其中的住戶

趕出去，朱利安本身是面臨這個危機的住戶之一。之前提到的羅素·布蘭德同樣也倡議反對這種做法。

建立一個綠色經濟體系，以阻止這些致命危機的趨勢是勢在必行的。雖然落實的唯一方法必須以使用再生能源為起點，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和現存不斷施加壓力的體系（也就是極端的資本主義）對抗——他們的做法是以金融緊縮措施或短期現金流以填補空缺或挖另一個洞！為未來埋下種種禍根。最糟的是：這樣驅逐住戶，把房戶出售給有錢人，再將這些被驅逐戶加入到社會住宅等待名單的做法，會拆散既有的社區；不但一些美好的事物永遠地失去了，地方政府賺到的錢也如水入沙堆一般迅速消逝無蹤。現有政黨中唯一不會這麼做的是綠黨，其他的都大同小異，我稱它們為「一丘之貉」。

。要建立綠色經濟，社區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朱利安的確也曾代表綠黨競選議員，下一次他應該要被選上。



*政府計劃為房地產投機者再興建200幢高樓層的豪華公寓及辦公室。*

星期二下午：另一部影片。這一次，克雷格·麥克汀要拍一部關於我超級老朋友基恩·克瑞爾的紀錄片。基恩現在住在日本，他是時尚（Vogue）雜誌韓國和日本版的時尚編輯。基恩是一位非常非常有趣的時尚創新者，沒有他，很多事都不會發生，當然在我的傳記和克雷格的影片裡也少不了他，我們對需要一部關於他的影片，謝謝啦克雷格！





基恩·克瑞爾，他曾經在我們的店 – 世界盡頭 (Worlds End) 工作

**11月5日，星期三：**煙火節之夜對我這個年紀的老女孩而言是如此地重要。我人生中的每一年都有參加煙火節的篝火會，最棒的篝火會是在我還是個□村女孩時參加的那些 —

自己動手做的□村家族慶典，有它的儀式和特別烹煮的美食。不論原因為何，今晚我不會參加篝火會，但我們要去特拉法加廣場參加百萬面具大遊行。

從我在柏林教授時尚方面的課程時，我就和于爾根·弗里希成為朋友，他曾是我的助理。于爾根現在在漢堡教書，今天他和10位學生在倫敦參訪，也一起加入遊行。愛麗絲·德拉爾也來了（我希望愛麗絲能幫助我們的氣候革命運動）。



于爾根和他太太烏爾里克一同駛向未來，現在他們有3個兒子

今天這場遊行的主要問題是：讓人搞不清楚為了什麼而遊行，我們似乎在反對所有的一切，完全沒有焦點。它讓我覺得無聊，而且對於邀請了其他人一起來參加這遊行，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如果這是某些人生平第一次參加遊行，我想他們不會想再參加另一場。現場沒有任何人演講，所以我們就離開到附近的酒吧自得其樂，但後來才發現，在我們離開後，羅素·布蘭德在那兒發表了大約15分鐘的談話。錯過了，但怎麼口呢，也沒人告訴我們會有這一場演講啊。

**11月6日，星期四：**在塗鴉吧歡迎來自德國的學生們，和他們談關於「終結資本主義」的議題。我們還邀請了位於我們的工作室對面，皇家學院的學生一起加入。愛麗絲也來了。

我們的想法是和綠黨合作。主要原因在於：我們需要行動的焦點，而他們有一個全國性的架構。現在大部份年輕人選擇不投票，但如果這些人投給綠黨，由於這是發生在英國這個極具聲望的資本主義者大本營，這行動將不止在國口造成衝擊，這一波衝擊也會傳到世界各地。

我之前提到過，我們公司很多年輕的同仁對氣候革命懷著熱誠，他們不止參加我們的聚會，也準備好為綠黨而戰。這真是太棒了！今天在場的70位學生之中，有50位也想這麼做，這些人留下了他們的聯絡

電郵地址。所以看來我應該要去其他學院巡迴演□ 一週一間學校，儘快開始。有興趣的話跟我聯絡。



**11月7日，星期五：**導演亞歷克斯·比爾德邀請我們到皇家歌劇院觀賞3場新的芭蕾舞劇。第一場跟第三場的編舞和服裝還有進步的空間，至於中間那一場，安德瑞亞形容它

「是我所看過最棒的芭蕾舞表演」。它讓我們幸福地沈醉于其中。

利亞姆·斯卡利特這位編舞家是個明星 — 清新的後起之秀。芭蕾舞劇「焦慮的年代」

劇裡4位舞者的表現都同樣精湛，唯一一位女舞者很棒，男舞者中，我曾看過史蒂芬·邁克可瑞演出。他有無窮的精力，迅速而閃爍地舞動，彷彿他是由一條彈力帶撐著。他飾演一位40年代來到一間酒吧的水手。佈景只佔了一小部分空間，舞台其餘的部分都遮起來了，酒吧佈景的後牆架子上陳列着滿牆的酒瓶，瓶裡裝滿五顏六色的液體，再打上燈光，照亮了這個房間。他一口氣和其他3位客人交上朋友，並且讓他們彼此建立起關聯。



在他們被趕出酒吧之後，一行人轉移陣地來到女孩住的公寓。接著其中兩位在幕前道別，一位是穿著老舊淺棕色西裝的銷售員，另一位是穿著皮夾克的年輕男孩。這男孩有點兒不高興，原因是因為他喜歡水手，但水手和他不來電，然而這個不是同性戀的銷售員卻在他嘴唇上親了一下，作為感情的象徵，還給了這男孩他的名片。在銷售員走了之後，這男孩故意把名片丟在地上。

我描述這些細節的目的是為了讓你們對這些人物之間微妙的關係和他們可愛的特質有所想象，事實上這些全都是舞蹈的形式表達出來的。

結尾超級快樂，完整巨大的舞台整個的展開來，整個世界就在這男孩面前，他在這空間裡跑呀跑的，有如在飛翔一般。

**11月10日，星期一：**參加崔西·伍斯特為「[對豬豬的承諾](#)」活動舉辦的募款晚餐會。還記得嗎？我們有一場[時尚秀](#)也傳達了對這議題的支持。貝拉米是一間挺不錯的餐廳，這不是家素食餐館，但吃素的人通常也能在菜單上找到適合的菜色。我今天點了魚，在社交場合，我確實有些時候也會吃魚肉。我有些朋友也出席了，崔西自己主持拍賣會。她瘦瘦高高的，穿著一件T恤，圍著一條紗籠——沒其他的，只是一條略長的布。別有風味！

**11月11日，星期二：**帕姆·賴瑞，「[提議37](#)」的發起人，這個提議主張所有在美國流通的基改食品必須加以標識；黛安娜·里夫斯，「[美國無基改](#)」團體的創辦人。我加入這兩位獻身于基改作物議題的美國女士之列，我們一起把代表了5千7百萬美國人的團體與組織所簽的陳情書送到唐寧街10號（首相官邸）。當時我恐怕□了些聽來愚蠢的話，並且惹惱了某些人，還好媒體適時提起了一般大眾對[大型資本主義農業](#)耕作方式的關切，所以最後相關報導的方向還是正確的

**11月16日，星期日：**和安德瑞亞一起工作，幫他完成這個系列的衣服，以便進行照片的拍攝。這些衣服明天會被寄送到紐倫堡，我們將在于爾根執教的學校拍攝。

**11月19日，星期三：**在去紐倫堡途中，我們和帕茲以及她男朋友馬庫斯在機場會合。帕茲是我們的模特兒，馬庫斯可能也會參與我們的工作，另外，如果找到適合的方法，學生們也可以加入。我還不能公佈我們的新照片，但是我可以讓你們看上次和史黛拉·許那貝合作的照片。最近我們在拍攝很強壯的女性。我選擇這張照片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愛這件外套，它是款採用哈里斯毛料的經典衛斯伍德設計。



西班牙籍的帕茲是一位住在加州的女演員，這個名字的含義是和平，但她真正的名字是一長串`許多名字組合而成的，這表示她的家族很富有。我問她是不是來自西班牙皇室的支系，她接著告訴我她的生命故事，我從沒聽過任何類似的故事，但我不會告訴你們她的故事，因為無法向你們陳述完整的故事，還是什麼也不口得好，但我會請她為我們列出**10**個重要的事件 —

只要寫下重點，然後我會把訊息傳遞給你們。

我也從未碰過任何像她一樣的人。帕茲無時無刻都在運用她所具有的

影響力，其他人也跟著這麼做，結果是我們大家都以火力全開的方式互動。只有安德瑞亞真的很放鬆，而且自得其樂。

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完善，我們在旅館用晚餐，隔天很早就開工。這所學校是由各種包浩斯風格的建築物所組成，坐落在城鎮外的樹林裡。我和學生們聊天，發給他們我的「終結資本主義」傳單。學生煮了晚餐，還參與他們那真的很棒的搖滾樂團表演。拍攝工作持續到凌晨。

整個過程中，帕茲這位引人注目的女人演了一整場的戲。一次我以為她迷失了，之後才意識到她在演戲，她不止一次地這麼做，每當有人發表評論，而這意見能衍生出其他的東西，她就即興地讓我們進入她再創作的戲裡。換裝的時候她完全裸身，總有不間斷的笑話，例如：她會優美地大聲向于爾根喊著：「于爾根，我準備好了。」由於她喊的時候那堅持的態度，整個場景更加地好笑。樂團演奏着，在舞池裡，不論是人們替她穿上衣服的時候或是換下衣服的時候，她都持續地跳著舞。學生們，每個人都精力充沛。完成的照片效果很不一般。帕茲和馬庫斯既誠摯又認真，他們兩人是在和美國原住民巫師進行能量工作的時候認識的。為了持續他們的能量工作，他們半夜飛回加州。馬庫斯有很多這方面的個人經驗，他把這些經驗和尼可拉·特斯拉關於能源供給的革命性發現連結起來。大約在1990年代，特斯拉的研究遭到一些生意人蓄意破壞，因為由他發明的方式所供給的能源是持續而且免費的。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在這需要氣候革命的時刻，我們對於這樣的技術如何才能儘快被運用很感興趣，我請馬庫斯向我們更新關於這個項目的發展情況。帕茲有她自己的慈善基金會，這個機構幫助墨西哥的窮孩子們，讓他們生病時能得到適當的醫院治療。

**11月26日，星期三：**綠色和平組織的約翰·掃文加入我們，一起集思廣益。

**11月27日，星期四：**我們到潔莉（霍爾）家參加感恩節晚餐，我和大約10位加布里埃爾（潔莉最小的兒子）的朋友聊天，我給他們傳單，他們充滿敬意地向我道謝，因為他們對「終結資本主義」以及它背後的意義一無所知。你們大概已經發現，我總是在發傳單，還有你們大概已經猜到，我接著跟大人們談氣候革命。

瑪莎·杭特告訴我關於她為朋友吉米·亨德里克斯所寫的書。吉米必得在英國發跡，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發生的。真實的故事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經驗」

這個團體是由吉米和兩個英國白人男孩一起創造出來的聲音。他們的故事後來被「噴上不同的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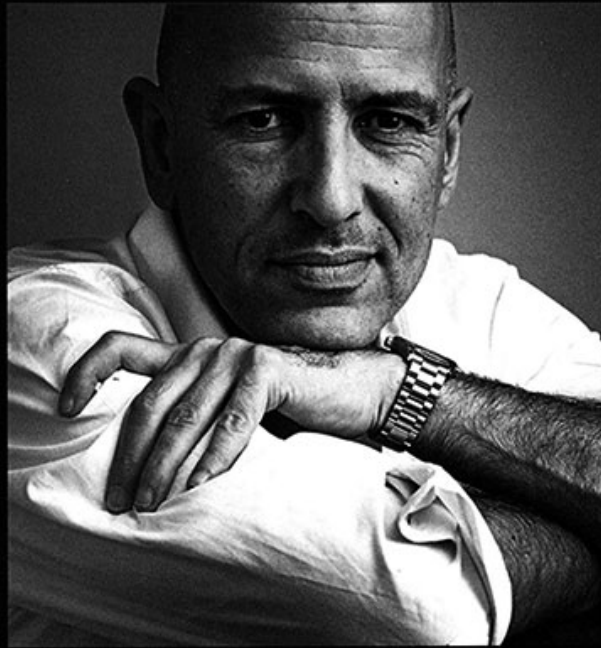
美國的媒體和其他關於他的170本書行銷吉米的方式都是只有吉米：只呈現一個黑人男孩，不是個混合了不同族群的組合。這讓你理解到如果蜜雪兒是個白人，歐巴馬大概不會成為總統

（老實說，那也不會有什麼損失）。整晚安德瑞亞都在和她喜愛的潔莉聊天（我也喜歡傑莉）。他也和阿曼德（潔莉的仰慕者—她是這麼稱呼他的）的同事聊。阿曼德是帝國理工學院的教授，所以現在潔莉也因為這個因緣進入了知識圈。（我想和帝國理工學院的學生們談話。我的計劃是多和學生們互動，以便趕在下一場選舉來臨之前，即時建立起氣候革命的氣氛：投綠黨。）

我和阿曼德稍稍聊了一下，他給了我一本他的著作「瀉湖」。□，彷彿這本書一直在等著我似的，它充滿了所有我感興趣的□容，像是亞里斯多德的一生與思想之類的，但我現在到了要探究細節的節骨眼了—

亞里斯多德對每一種動物的描述，一項一項的細節都是由觀察與解剖得來的。我必須得讓你們知道我讀得如何。補充□明一下，阿曼德是一位進化生物學家。





Armand Marie Leroi is Professor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He is also a broadcaster and the author of *Mutants: On the Form, Variety and Errors of the Human Body* (2003),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nine languages and won the 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 He lives in London.

[www.armandmaricleroi.com](http://www.armandmaricleroi.com)